

卷二

此係附傳

介之推不言祿

起首一十六字事之原委推與晉侯之情形俱昭然若揭筆力何等簡括○曰介之推不言祿便見一切從亡者皆求矣然而是不推也曰祿亦弗及便見求祿者皆得祿矣然而不推也○獻公之子二句是第一層天意非二子之力處慮懷無親二句是第二層天意非三子之力處天未絕晉四句是第三層天意非三子之力處屬屬說來竟與從亡者毫無干涉如此而尚言祿豈不醜絕求却輕畀出言祿意帶問帶斷筆挾風霜令人不覺深想玩此自有入皆言祿意是不言祿反觀竊人之財二句又是觀起一層語○說到上賞其好兄弟祿之及人○難與處三字輕拍不言以起下歸隱意○知子者若親蓋亦求之二語不過是文家波

重訂古文釋義新編卷二

上元余 誠自明評註

左傳

介之推不言祿 傳公二十四年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至惠懷無疆外內棄之天

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

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奸下卡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

誰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

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為之田

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此傳直起直收一似平鋪順敘毫無結構者然其實起伏照應絲絲入扣神明於法而絕無用法痕跡是宇宙間極有數文字勿謂廖廖數語中不具大觀也○不言祿三字是一篇綱領祿亦弗及帶說推曰以下皆發明不言祿意但自獻公之子九人至難與處矣皆以他人言祿作襯議論瀟灑不竭有一瀉千里之勢而自已不言祿意只於言外見得其筆趣却一渾如蜻蜓點水一般其母曰至與女偕隱難處問答便移宮換羽純用清峭之筆幾於不多著墨而不言祿意層層疊疊得出又諸類須當公書法精為直透紙背數重前後筆法迥異正足見謀篇之妙末用綿上為之田緊應祿亦弗及又用晉侯語暗應不言祿祿亦弗及兩層周到精密細心尋繹當自得之○玩傳賞從亡者下蒙接介之推則推有像從亡之臣何論微與不微此固可無疑也謂是微臣者似是庸人自擾按重耳過衛衛侯禮從者飢不能行皆采薇而食公于不能下咽推割股肉以進公子知之下汲曰亡人累子將何以報推曰願君早歸晉國以成臣等股肱之義敢望報手則推之割股是其忠愛亦事所有可以勿辨再按推與母隱於綿上晉侯聞之悔不賞其功使人求訪之不得或謂介之推若林焚當出還舉火焚之三日方熄推終不出母子相抱而死尋其骨文公流涕命葬於綿山為之立祠將綿上之田以祀之因改綿山為介山焚林之日乃三月五日清明也國人思介子死於火因不忍舉火以清明前一日為寒食節謂之禁火亦曰禁烟過清明日柳柳於門抱推之魂至今猶然又何用斤其非子會與友人鄉行過祿陵關有一地方名黃連樹以其地有一大株黃連樹故名子見其樹兩人抱不過來心空可容數人因曰此樹何

男 芝虎庭參閱

左邱明

重訂古文釋義新編卷二 介之推不言祿 廖壽高師

潤讀者切莫認真也

尤而效之四語語意暗

頂上文來○前雖與處

是暗度下文此處又是

暗頂上文針線最為細

密却尋不出個針線脚

兒來○亦使知之再撈

入一層又心愈細文勢

愈緊焉用文之原是

反熟語下又用反接奇

變莫測○直說到求顯

推動入微推之心亦坦

白極矣○效尤數語是

說不當耳其利將隱數

語是說不願居其名能

如是乎四字兼承上兩

項遂隱而死暗應前

難與處句是不言絲結

穴

前以晉侯起此以晉侯

結章法應應○以綿山

為之田是後亦弗及結

穴○弗及者終必及之

第不識隱死者其享之

否○篇中起伏照應脫

却承接一切俱是暗筆

故無痕迹可見

展喜攝師

人來伐我邦往迎勞之

其老也傍一鄉人云若是不老何以都串成戲子詢曰何戲其人曰所謂董永者非此樹即予聞之知是錯認黃連作槐陰乃與友人相顧大笑不止蓋流俗傳說原自不少但於極真實事必欲強作翻案其貽誤正復匪輕後生家慎毋為此等言語所欺誑也卯清明燈前識

音義 晉侯從亡者

從亡者

趙衰

獻公

父

惠

公之弟

懷

公之姪

二三子

指從亡

女

音

汝

序解

晉文公重耳以驪姬之難出亡在外十九年而歸國嗣位當從亡諸臣以爵祿獨介之推不言功以求祿晉侯亦忘其割股之義而祿弗及之或幾至喪亡幸天意不絕晉祀必有賢君出而主之今主晉宗廟社稷之祀者非君誰屬天既命君主晉祀則從亡者何功之有乃二三子攘為己功不亦誣誑之甚乎若然則驪姬之功矣且竊人之財尚謂之盜何況貪竊天功以為己力豈不更有甚於盜夫貪天之功罪也下反以為義貪功冒賞奸也上乃賞其奸是上下相蒙蔽也豈可與之相聚於朝乎其母曰當日汝亦從亡令賞不及汝是汝未求耳何不亦自求賞汝若不求賞賤以死將誰怨乎推曰我既以人之貪天功為過又效之以求賞我罪更甚於彼矣且我之尤人原為正論聽者我以為怨言何可復食其祿母又曰汝雖不求祿君未知之也亦使知之若何對曰凡言所以文飾其身也吾身將隱何以文為若使知之是身雖隱而心實求顯矣其母見推志決曰汝果能不求祿并不求知吾願與汝偕隱推遂負母隱於綿山以死晉侯使人訪求不得因以綿山之田為其母子春秋祀田數田存此田以記吾忘人功之過且旌表推為晉善人

展喜攝師

僖公二十六年

左邱明

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攝師使受命於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

將辱於敝邑使下臣攝執事齊侯聞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

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

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

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

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是年春齊魯曾侵魯西鄙魯曾追之至鄆弗及齊憤魯曾衛魯曾侵伐春秋交讎之至是齊又伐魯北鄙衛人亦伐齊仍以前一年盟洮之故齊師尤為非

禽一語則喜之言皆禽之命覺虛中有量魯處皆虛篇法奇變迥異

恒驟若夫措語之妙針鉗緊對中極其起脫警拔更見異樣精神

身眼自後面許多議論
俱從此一句生出 齊

侯未入境二句是敘
師之地未入境而迎勞

亦冀其說行而師易退
耳寡君問君三句是敘

犒師之命魯人恐乎一
問難對答看他不說

恐不說不恐竟分出個
君子小人來妙甚特先

王之命五字說得極鄭
重是立言骨子 先王

之命妙備他特字說出
真巧不可階 昔周公

至職之是叙先王之命
來應桓公至昭舊職也

是述往事以倒今日意
諸侯之望二句寬一

步說不獨魯望極有步
驟我輩邑以下切魯說

○我輩邑至其若先君
何二十字已成嬌媚

一句 特此不恐正收
君子則否句 前以齊

孝公起此以齊侯結首
尾相應章法天然 速

字中有開義而愧意其
正與篇首伐伐應結構

精絕按春秋於齊人伐
我北鄙衛人伐齊下繫

音義 孝公 桓公之子 北鄙 魯北方邊鄙也 公 魯僖公 展喜 禽之 展禽 即柳下惠 竟 同 趾 足也 辱 也 犒執事 犒勞也言執事不敢辱尊也 縣 平聲

序解 前年魯僖公與衛盟于洮衛嘗伐齊齊怨魯盟衛救復伐魯其師將入魯北鄙僖公乃使大夫展喜以酒食犒齊師恐其不善辭命使之受應對

犒君之執事時齊侯氣正威心正驕見其詞色之和而氣無所逞乃以輪心詰之曰我寡人之師兵甲之強軍容之盛以此加於魯汝魯人恐乎展喜對曰

敵邑固多君子而亦不乏小人若小人無知不識大意但以侵掠為憂則戰慄而恐矣若有識之君子明於大義則未嘗恐也齊侯曰魯小人之恐則然矣

若君子之不恐則必有所倚恃也今觀汝魯國內則如懸崖之空虛外則四野無青草之積聚抑何所恃而不恐乎對曰魯君子之所恃者非富強之謂乃

恃周先王之命與齊先公之盟耳豈末之聞耶昔我魯始祖周公與周太王同作股肱於周室左右夾輔成王王嘉二公之功而勞之賜以盟誓曰

世世子孫同輔王朝二國無相殘害也此言載在盟書而藏於司盟之府令周太師掌之王言凜凜至今猶在也是以君之先君桓公念此不忘合諸侯而

會盟有不協者則謀而和協之有闕失者則從而彌縫之有災患者則與相匡救之桓公所以如是者欲昭顯太公之舊職也桓公既沒君侯即位天下諸

侯皆望之曰桓公之子其率循先公之功使天下皆賴以和協乎是以我魯寡君望之更切不敢聚眾而保守者恃君之福庇我敝邑也今君之臨

也魯人皆曰君國率桓之功者也豈其嗣世九年而即棄先王之命廢太公之職其如先桓公何諒君必不然也孝公默然無以應乃下令遣師

燭之武退秦師 僖公三十年

此段叙出圍鄭之故並兩軍駐紮之地為下說秦伏案

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

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

用子之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

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倍鄰鄰之厚

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當為晉君賜矣許君焦

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

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

左邱明

此段叙鄭遺燭之武事

此段叙鄭遺燭之武事

此段叙鄭遺燭之武事

此段叙鄭遺燭之武事

此段叙鄭遺燭之武事

此段叙鄭遺燭之武事

此段叙鄭遺燭之武事

此段叙鄭遺燭之武事

此段叙鄭遺燭之武事

此段叙鄭遺燭之武事

接公子遂如楚已師後
於是年久又書公以楚
師伐齊取穀 又按次
年齊孝公卒弟潘殺其
子而自立

獨之武退秦師

晉侯秦伯圍鄭一語是
敘事先晉次秦是見主
兵者屬晉 以其無禮
句更見鄭原未得罪秦
亦見主兵者屬晉意
且二於楚句又見鄭未
得罪秦 二句是所以
圍鄭之故 晉軍二句
又是記事寫出分軍次
舍為下可以乘間私說
地不徒壯其兵威之盛
也 佚之狐既能知人
又能料敵一言而大計
遂定當是鄭國所倚賴
之臣公從之三字是省
詞公從之下俗手必直
接詩之他偏用一辭作
波折 臣之壯也四句
中具無數婉轉已足見
其詞令之妙矣 此一
辭亦不可少 許之當
因其自咎之誠若謂不
利二字足以恐嚇武為
恐不然或乃謂武先破

夫秦晉之圍鄭也晉侯秦伯圍鄭一語是敘事先晉次秦是見主兵者屬晉 以其無禮句更見鄭原未得罪秦 亦見主兵者屬晉意 且二於楚句又見鄭未得罪秦 二句是所以圍鄭之故 晉軍二句又是記事寫出分軍次舍為下可以乘間私說地不徒壯其兵威之盛也 佚之狐既能知人又能料敵一言而大計遂定當是鄭國所倚賴之臣公從之三字是省詞公從之下俗手必直接詩之他偏用一辭作波折 臣之壯也四句中具無數婉轉已足見其詞令之妙矣 此一辭亦不可少 許之當因其自咎之誠若謂不利二字足以恐嚇武為恐不然或乃謂武先破

夫秦晉之圍鄭也晉侯秦伯圍鄭一語是敘事先晉次秦是見主兵者屬晉 以其無禮句更見鄭原未得罪秦 亦見主兵者屬晉意 且二於楚句又見鄭未得罪秦 二句是所以圍鄭之故 晉軍二句又是記事寫出分軍次舍為下可以乘間私說地不徒壯其兵威之盛也 佚之狐既能知人又能料敵一言而大計遂定當是鄭國所倚賴之臣公從之三字是省詞公從之下俗手必直接詩之他偏用一辭作波折 臣之壯也四句中具無數婉轉已足見其詞令之妙矣 此一辭亦不可少 許之當因其自咎之誠若謂不利二字足以恐嚇武為恐不然或乃謂武先破

秦晉同圍鄭鄭備遺武說秦者以師出自晉秦特助之耳去其羽翼兵勢自孤故秦軍退而晉軍自退也此為起首一段叙出圍鄭之故並兩軍駐紮之地便見鄭原未得罪於秦而乘間可以進說意見為下文伏案也佚之狐段叙遺武事却用一辭作波是行文舒徐有致處處見秦伯之段前一段就秦與鄭說後一段就秦與晉說皆從利害上立言及反覆覆以深為秦晉善委婉入情令人自為心折極是解令妙品後段末以乃還二字結秦軍退南句于犯一段又為將晉作一波以亦去之三字結晉軍函陵句章法尤為精密○說秦伯語雖分兩段其實一氣相生先以有益反起君之薄次以無所害處應君之薄再次以闕秦反應無所害

音義 晉侯 晉侯 秦伯 秦伯 無禮於晉 晉文出亡在外時過鄭鄭文公不禮焉及得國後晉會秦伐之貳於楚 猶有戒心於楚也 函陵 汜南 皆地名 記音凡

佚之狐 鄭大 鄭伯 文燭之武 亦鄭 大夫 已 聲 夜 繼 純音聲應索也至夜乃以繩懸燭之武下城也蓋既圍鄭則城門必閉欲出無路須當從城上懸索而下必以夜者則事以密成恐晉覺也 越國

鄙遠 秦在西鄭在東晉居中間鄭邊鄙也投秦 倍鄰 倍益也鄭指晉言秦雖 厚薄 言晉若有鄭則晉 地多反秦見少矣 東道主 主主人也鄭在秦 東故名東道主 行

李 使人 共 晉君 指晉惠公前者惠公許秦穆以河外焦瑕二邑蓋賂以求納也乃 焦瑕 河外五城 夫 音扶 封鄭 闕秦 疆也 也 微 非 夫人 謂秦伯言非秦穆之力吾安能及此 知 音 智

序解 晉文公合秦穆之師圍鄭討其無禮於晉且屬貳於楚也時晉軍於鄭之函陵秦則軍於鄭汜水之南鄭大夫佚之狐言於文公曰鄭國危急矣非戰之所能退也必得老成謀國之臣如燭之武者方可說退二國之師但恐其不肯往耳文公於是召燭之武而議焉燭之武曰君欲用人當求過人之材而用之若臣方少壯猶不如人況今年老無能又何濟焉鄭伯曰吾悔不早用子寡人之過也然寡人與子同居於鄭均為患難中人若鄭為二國所滅子亦有不馬之武見君悔過因許之曰晉讐不可解也若先退秦師則晉或可退也燭之武白書不敢出城乃於夜靜以帛吊城而出至汜水南而見秦伯曰秦晉二大國也合圍于鄭之小國鄭之亡知在旦夕矣夫以兵伐人國而取之為其有益也若鄭亡而有益于君敢以煩大國之執事今秦在西鄭在東而晉居其中秦如得鄭必難保守無論其必並入於晉也何必亡鄭以益晉乎亡鄭益晉則晉之土地益厚而秦之土地日薄矣亡鄭無益不

如舍之若舍鄭國以為東路主人日後秦之有事於中國道經於鄭有所之困鄭必供給之無所缺乏雖不能大益於秦亦不無小補也君請熟思晉惠公之立君之力也背秦之恩惠而見獲於君又從而釋之以返國是君有大賜於晉也晉惠許君以焦瑕二邑之地以酬秦德乃朝濟河而為君而夕則設置版築以守二城其背秦之速如此君之所素知也今晉君又藉君之力以得國南立而即伐同姓之鄭是其貪得無厭之心與惠公無異也若存鄭而不為晉有彼其心尚不橫肆倘既滅鄭而廣其東方之地又將肆其志於西方之封域也秦在西不闕秦何以肆志於西上之封疆也亡鄭之益於晉不利於秦

晉有彼其心尚不橫肆倘既滅鄭而廣其東方之地又將肆其志於西方之封域也秦在西不闕秦何以肆志於西上之封疆也亡鄭之益於晉不利於秦

鄭伯說倒了當只可供一笑秦晉圍鄭二語先自卑以平其氣與吾不能早用于三句一樣筆法若亡鄭二句先

從有益說起亦是反跌法越國至薄也總見無益於秦鄰之厚二句的注晴絕若舍鄰四句以東道主敬動他是以虛利餌之無所害句是結上起下語言雖不足以益秦尚可無所害也且君四句是援往事以例今日見晉背盟之速離間他兩家情意夫晉何厭以下至國之是言亡鄭不利於秦說詞大意是先以有益觀一層次以無害安頓他再次以不利恐嚇他一層緊一層武恐嚇秦伯更恐嚇得有理非若鄭伯之恐嚇武所可比盟而違成乃違此一說為功不小果不出侯之狐所料請擊之是天家絕好餘波微天人之力數語亦足見晉文之所以伯處晉軍自去

如此惟君裁度之秦伯說乃私與鄭盟而賄遺其師歸於國又慮鄭弱無助且留兵與秦杞子逢孫楊孫使之協守鄭國焉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者恐秦人背約私盟而還請文公追擊之晉侯曰不可吾之得為者皆秦伯之力也非其力吾不能及此忘人之力而擊之是不仁也且晉之與秦與國也今若交兵是欲圖伯而先失與國之好是不知也秦全師而還整也吾師擊之亂也以亂易整是不武也不仁不知不武非伯者所為鄭之舍取何足重輕吾亦去之晉師乃還

晉敗秦師于殽 僖公三十三年

左邱明

秦師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秦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樂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經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播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於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也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覺鼓使歸就戮於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只這發命一段是正寫晉敗秦師處以上皆所以敗秦之故以下皆敗秦師後文字前從蹇叔起後以蹇叔止篇法秩然至敘述諸人問答描畫諸人舉動形聲無不宛然曲肖更為寫生妙手失秦縱敵非有兩事縱敵即失秦為中應縱敵處即不必更應失秦

音義滑 鄭附庸 還 原軫 晉大夫即先軫也 蹇叔 秦之 樂枝 晉臣 秦施 晉文公為公子時出亡在外秦穆為死

的妙伏之狐師必退三
字內原兼兩國之師言
乃還亦去之不特結
晉軍兩句且與起首關
鄭句應

晉敗秦師于載

先用滅滑而還四字叙
出秦師來應便有可
伐處 天奉我也句指
極奇却從秦連失救着
眼便自平實 繼敘連
天語雖兩平意自一串

故下文應縱敘處即所
以應連天不必再說古
未報秦施二句是借
樂枝作波 先於語字
字與樂枝對鈔 樂枝
語是開先鈔語是合邊
發命一段是正寫題面

文處請三師語又設
甚又婉甚妙妙妙妙
力字妙手同快輕字妙手
古同恨在楚的爲三師摩
畫續首與語又感甚又
憤甚妙妙妙妙素服郊

迎妙與子墨甚經相映
若無此句則彼一發盡
矣 前傳公三十二年
穆公以襲鄭訪蹇叔蹇
叔曾哭師此處驚師而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

君 元其君也君指文
公時文公新卒 吾喪 即指文
公新卒 同姓 指鄭與滑謂與
命 符令 姜戎 姜姓之戎
子 指襄公文公未
葬故襄公稱子 墨衰經 衰經音崔迷山服
也以山服從戎故

之 穀 晉地 孟明 姓百里
西乞 術名 白己 丙名
文嬴 晉文公夫人秦穆
三帥 即孟明西
乞白己也 構 起釁
逞 快 朝 平 秦囚 即三
舍

去聲 拘 執 原 野 暫 免 釋 音庚 長 聲 唾 去聲 啞 陽處父 處上聲父音甫
放也 拘也 原也 暫然 免也 釋音庚 長聲 唾去聲 啞去聲 陽處父處上聲父音甫
成必殺生取血 秦伯 素服 編素 郊次 城外 鄉 音高 替 音生上聲
以塗其隙曰豐 秦伯 素服 編素 郊次 城外 鄉 音高 替 音生上聲

序解 秦穆公滑師千里欲滅鄭國孟明知鄭有備因止滅滑引單而還晉大夫原軫告晉侯曰秦穆公滑師能鄭蹇叔曾諫之矣乃不聽其言負得鄭

事若目前之天意不順而違之是不祥也君必出師以過秦之歸路秦師可獲也時有樂枝聞先軫之言乃阻之曰昔我先君出奔於秦受秦之德是秦有

施而我尚未之報今反乘其遠伐而邀截其軍豈以君死而即背秦施殆非不死其君之意也先軫答曰是但知前日之秦而不知今日之秦矣先君新逝

秦無哀弔之心而又興兵伐我同姓之鄭國秦則以無禮待我前日之施何足言也是秦之當伐如此即以吾晉論之吾聞一日縱敵患及數世今爲子孫

謀除數世之患以先君霸業之餘烈此正所以不死其君也而秦愈不可以不伐矣襄公納先軫之言即發符令以興姜戎之兵時文公尚未葬也襄公

以齊衰之服不可從軍又不可著戎衣乃以墨染其齊衰而大敗秦師於殽地擒獲秦之三帥秦欲而歸文嬴聞三帥之被擒也因請於襄公曰先君與秦

諧兩國之姻以爲世好奈何有此三帥互相起釁致我秦晉以有今日之憾然非我秦君之意也我秦君恨此三人雖食其肉不厭又何足以辱君之手莫

若使歸秦秦就戮秦庭庶足以暢遠靈君之心志是君欲戮之而假我寡君之手使秦無怨於我豈不更善襄公因母之請而竟釋三帥歸秦晉襄公既釋

三帥先軫未之知也次日入朝亟問秦因今何在平襄公曰夫人請釋三帥歸秦晉已從其請而舍之矣先軫勃然怒曰我等武夫不知費幾許血汗之勞

方能拘執三囚於原野之間今乃聽一婦人之言而遽放之歸國是武夫之不如一婦人矣豈不墮墮軍士之心而長寇仇之志耶況三帥得歸必思報仇

竊恐晉之亡可企足而待也言畢憤怒之極遽失君臣之義遂咳嗽唾於君前實憤怒之狀也襄公聞先軫之言亦自深悔乃使陽處父追回三帥戮之陽處

父受命追至河側則三帥已登舟渡河矣陽處父見不可擒遂解所乘左騶之馬矯稱襄公之命以贈之欲使回舟拜謝因兩執之孟明知其計但於舟中

秦人伐晉 文公三年

此一段言秦之用孟明終之以勝晉而霸

全是一派得勝情景

左邱明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

哭正與之遙應 嚮師而哭數語至誠非惻足以感動人心想見伯主作用

秦人代晉

文公名興僖公子母聲姜在位十八年 秦伯伐晉一語是如題直起老法 只濟河焚舟四字寫盡秦人勇銳○示人以必死那得不盡力取王官及郊是寫秦人戰勝處晉人不出亦因前趙成子聞孟明增修國政而有不可當之言也 封穀戶句結前敗

用孟明 君子一段連用九也字取致 詩曰一段連用三馬字取致 前段先舉人而後贊此段先贊而後舉人極順逆錯綜之妙 宣武子來聘

不解又不答賦畫出其愚形秦肆暴及之已各見不當辭不當答意 諸侯字王字提得嚴重 直刺文公朝字亦與聘字相映敵愾厥功亦映

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其能舉善也詩曰子以采芣子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馬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馬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馬

敘事少而贊語多不知者幾疑其詳畧失言矣究其神氣直接數傳來作一結束故畧非過簡詳非過繁惟深於此道者知之至其贊美處筆調之高亦是史遷之祖

音義

王官

晉地名

郊

亦晉地名

茅津

亦晉地名

封

以土封之也

穀戶

傳公三十三年

解

去聲同懈

子桑

公孫枝也

采芣

四句

召南采芣之篇

夙夜二句

大雅蒸

孫謀二句

有聲篇

序解

般之役穆公作秦誓以悔過文公二年孟明伐晉又敗于彭衙穆公不以為罪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至是復用孟明之計伐晉濟河以北而焚其舟誓以必克而無空返之心也而秦之將士皆懷必死之心效勇而與晉戰晉師奔敗遂取王官及郊之地晉人退避而不出穆公亦不窮追但由茅津而濟於河東初敗於般之時秦之士卒死於般者尚暴露于野而莫之掩也穆公乃至於穀封其將士之尸骸觀為弔祭乃還其師蓋修德政而西戎諸國皆畏服而臣事之秦遂顯霸於西土以其能用孟明也左氏因秦之霸乃據其事而斷之曰秦穆公之為君而能繼桓文以霸于西土也以其能舉賢而用之也夫舉人能周偏而立賢無方也故能用百里奚於牧牛用蹇叔於賤士用子桑于宗室用由余于西戎用三帥于俘虜其與人之善而專一不二其心也故能悔過而不替孟明夫孟明既屢敗矣而能夙夜匪懈刻勵以修其德政終為治世之良臣者以其能恐懼自省而思補其闕也子桑能薦孟明為羣賢輔國所以謂忠以其能知人舉善以光顯其君也故召南之詩言采芣繫以事宗廟猶君人者求賢于野而治其國也其穆公之謂歟大雅云人臣能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夙夜憂勤無懈怠之心以事其上其孟明之謂歟又曰人臣能昭君以保其後世子孫之遠謀登進羣賢而以燕安之道輔翼其子其子桑之謂歟

宣武子來聘 文公四年

左邱明

衛甯武子來聘

此叙武子不辭不答而致以為賦

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

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

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張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貶之其敢干大禮

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

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張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貶之其敢干大禮

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

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張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貶之其敢干大禮

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

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張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貶之其敢干大禮

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

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張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貶之其敢干大禮

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

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張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貶之其敢干大禮

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

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張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貶之其敢干大禮

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

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張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貶之其敢干大禮

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

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張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貶之其敢干大禮

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

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張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貶之其敢干大禮

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

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張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貶之其敢干大禮

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

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張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貶之其敢干大禮

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

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張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貶之其敢干大禮

宣武子來聘

文公四年

左邱明

衛甯武子來聘

此叙武子不辭不答而致以為賦

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

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

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張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貶之其敢干大禮

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

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張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貶之其敢干大禮

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

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張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貶之其敢干大禮

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

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張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貶之其敢干大禮

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

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張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貶之其敢干大禮

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

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張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貶之其敢干大禮

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

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張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貶之其敢干大禮

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

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張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貶之其敢干大禮

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

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張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貶之其敢干大禮

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

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張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貶之其敢干大禮

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

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張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貶之其敢干大禮

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張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貶之其敢干大禮

映字兩段分釋析為
下大禮二字立案 陪
臣二字繫對上太子諸
侯 來繼舊好又非朝
正敵儀可比 于大禮
句不說魯不當賦直說
自已不敢與視而魯嚴

楚子問鼎

宣公名倭文公子母敬
嬴在位十八年 觀兵
二字與下德字反映
勞楚子勞其伐戎也
大小輕重四字側重輕
重二字故下口答以輕
重不言大小 在德由
是一篇綱領民字正是
德字實際 天字亦是
德字明德○昔夏一段
由德及民及天皆德蒸
虐字之錯綜載紀六百
起下卜世卜年○此段
單講德字不及民天蓋
既無德矣復何民與天

以自取戾

大禮二字是一篇骨子魚賦湛露形弓非禮也武子之不辭不答禮也却又用肆
業及作一波折然後追迥兩詩原委及已不當辭各意便覺簡峭之中恐能橫生

音義甯武子

衛大夫 名甯

為湛露形弓

俱詩小雅之篇

行人

掌賓客之官

拜朝

音異 拜習也

樂朝

音異 樂朝也

陽敵

音異 陽敵也

憤功

音異 憤功也

形色

音虛 明也

陪臣

論天子樂故云非構陪臣於魯也

序解

衛武子聘於魯魯文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形弓之詩以示擾禮武子既不辭而不受又不賦詩以相酬答公心疑之使行人私問其故武子
伴為不知而對曰臣以為樂工自己學習偶及此詩非為宴臣而設也然宴臣亦豈可輕賦此詩乎昔者諸侯朝王而受政教王宴樂之則賦湛
露其詩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蓋以日比天子露比諸侯露待日而乾猶諸侯待天子命而行也又如敵國外患王所怒也諸侯盡力以敵王所怒之人而
獻捷於王王於是乎賜之赤色之弓一赤色之矢百黑色之弓矢千既賜而又歌形弓之詩以明報功之宴樂此湛露形弓所由賦也今小臣來繼舊好既
非朝政又非敵儀乃賜以天子待諸侯之大禮我敢
干與此禮以自取罪戾乎此所以不辭又不答賦也

楚子問鼎

宣公三年

左邱明

楚子問鼎

此段叙楚子之問鼎見其有周無周之意只得如此發付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

在德不在鼎

昔黃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
有德在德不在鼎昔黃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

入川澤山林

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
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義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

定鼎於郊

鄩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音義楚子

莊王也子爵稱王 名旅為五伯之一

陸渾之戎

允姓本在秦晉西北僖公十五年秦穆晉
文分取其地而遷其居民於伊洛之間 雒 音洛水名 周所都也 定王 周王 王孫滿 周

音義楚子

莊王也子爵稱王 名旅為五伯之一

陸渾之戎

允姓本在秦晉西北僖公十五年秦穆晉
文分取其地而遷其居民於伊洛之間 雒 音洛水名 周所都也 定王 周王 王孫滿 周

之可言 德之休明六
句求上生下選他大小
輕重烟字亦翻得奇妙
天作明德重提天字
串德字說起周德雖長
二句德字天字雙收
此段天德串講不言民
而民在其中 鼎之輕
重二句應起處問鼎二
字作結

齊國佐不辱命

成公名黑肱宣公子在
位十八年 起首三句
見魯惟哭之怒猶未平
意使賓媚二句莫謂齊
敗後復執也亦即以
平其怒耳不可二句大
有報報之意貌氣殊之
不當 質母東敵二事
說得甚不當理林西仲
謂東誠乃伴講亦謂質
母與笑客相關合耳其
實是勝齊之後驕氣與
怒氣並熾故不及顧當
理與否竟任意真說出
來也蕭同叔子非他二
語是尊魯已天親若以
匹敵二語是占他人面
子 布大命三句是正
斥他質母一層王命二

夫去聲 鼎 禹之九鼎也三代
也 勞 聲鼎相傳以為至寶

遠方圖物

遠方之國圖畫山川
奇異之物而獻之

九牧

九州牧

若 音搗

音搗

音搗

音搗

音搗

祀 載取更始之義祀取祭祀之義皆年之
別名也商曰祀夏曰歲又唐虞曰載

六百

商有天下
六百年也

紂 殷之

郊 鄭

音夾陶東

音夾陶東

音夾陶東

音夾陶東

音夾陶東

序解

楚子伐戎因至周郊觀兵威以驚周而使大夫滿犒勞楚師楚子問周鼎大小輕重焉儼然有窺伺神物之意矣滿折之曰凡有天下者在
物之形鼎無不備使民知鬼神奸邪之狀故氏隨在知所趨避不遇妖怪不順之物凡魑魅魍魎皆不若也民知其狀莫能相逼用此之故君民和協受天
之佑此所謂有德則有鼎也夏之季也然德昏亂湯放桀而取其鼎歷年六百紂又無德武王伐之鼎遂遷周此所謂無德則無鼎也由此觀之君德休美
昭明鼎非加大重不可遷及奸慝回邪昏迷暴亂之時鼎非加大小輕可以遷是豈人力之所為哉益上天福佑明德之君自有致止之時未可遽
改我周成王安定此鼎卜其世當傳三十卜其年當歷七百此正天祚周之明德也今周德雖衰所卜年世尚未有文鼎之輕重亦何可遽問乎

齊國佐不辱命 成公三年

左邱明

此段敘晉師進齊而齊人行賂
晉師從齊師人自邱輿擊馬徑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甌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
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敵對曰蕭同叔子非他賓君之母
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
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
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
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
也樹德而齊同欲馬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
政優優百祿是適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
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

重訂古文釋義新編

齊國佐不辱命

齊國佐不辱命

齊國佐不辱命

齊國佐不辱命

齊國佐不辱命

齊國佐不辱命

齊國佐不辱命

齊國佐不辱命

齊國佐不辱命

字却以冷語出之趣甚
且是以不孝令句是
重斥質母一層非德類
句詞難和變實當不得
斥東敵便真提先王
就起物土之宜句亦已
見不可盡東其敵意
無顧王宜應物土宜句
非先王之命句應此
段首先王二字反先王
三句直責他於義有開
四王四句又推開說
引詩而謂其有華稿
祿害不得他人應上
晉有闕不得為盟主句
○只為質母東敵兩語
說得過分便惹出齊人
這若許搶白齊借晉
言翻論殊覺理直壯
其鋒難犯矣不然二
字轉跌出下意詞令之
妙如環無端不腆敵
賦句即指致賂畏君
之震至使繼舊好是申
明所以致賂之意惟是
先君句作一收束轉
出子又不許應前晉人
不可句請收合餘憤二
句是要戰意幸與不
幸兩路夾寫魯衛亦

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
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謀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讐言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
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人許之

就地質母東敵重提王命以折之不怕晉人不屈服吾恐即無魯衛之諫亦所不許也首段綱領全篇以下便重
重說開去直至末段方收合是一篇大開大合文字對詞四段固是不好命處得末一段更足實見其不辱

音義 邱輿 馬陞 齊侯公賓媚人 紀獻 紀國名顧音彥 玉磬 樂器二者皆齊 齊所侵
地 蕭同叔子 蕭國名同叔蕭君字齊 侯外祖父也子不也 是姓媚人是族 紀獻 無底之範也 王磬 滅紀時所得 地 魯衛之

理二句 出小雅 南山篇 四王 武也 王也之王 去聲 五伯 夏昆吾商大彭豳 韋周齊桓晉文也 布政優優二句 出商頌 道 聚也 腆 厚也 震

也 撓 音 擣 音 好 音 燼 音 國寶 指紀獻 玉磬 玉 序解 晉卻克因登臺之笑會魯衛之師敗齊於鞍晉師仍從齊師而進之入齊近邑齊頃公使大夫國佐以實物與所侵魯衛地賄賂晉人且賜之曰

蕭同叔子寡君之母也齊晉匹敵而論則齊君之母即晉君之母也今晉子宣布大令于諸侯而必質人之母非先王以孝治天下之命且是令人皆蹈
不孝之行也詩言孝道不之者又能以孝道長賜其族類今晉若以不孝令于諸侯其無乃非詩人以孝德賜同類之義乎如之何而以同叔子為質也昔

先王疆理天下播殖之物各從土宜故詩言或東或南無一定之壟畝今晉子曰盡東其畝是不顧地上形勢之所宜惟欲晉之伐齊循龍東行便子車馬
亦大非先王疆理天下之命矣如之何而可盡東其畝也且所謂盟主者以身身無缺畧而能明大義聚百族也今晉反先王為不義是晉實有闕失矣何也

四王興王業植樹立明德而成諸侯之所同欲五伯成霸業督勸力撫綏諸侯以奔走服役于王命不敢改先王之制度今晉子求合諸侯唯逞無窮之私
欲詩曰布政優和則百祿繁集今子政令實不寬和是自棄其福祿也亦豈能為諸侯宰乎則晉之宜許和而退兵也明矣若不許和寡君之命則又有詞

矣曰晉以兵臨齊不腆敵賦以勞從者長晉震怒以致齊師撓曲喪敗吾子俸求齊社稷之福不珍滅其國使齊得繼舊日之好唯齊先君所得之紀獻玉
磬與所侵魯衛地不敢受惜以賂吾子子又不見許可以必欲質其母東其畝則齊即奮不顧身請收合殘敗之兵背城以借一戰若齊幸而得勝亦當從命

而和若其不幸而又戰敗則不唯晉之命是聽乎質母東敵之說統候戰後再議可也魯衛聞之乃諫晉人曰聽齊之說想齊之心其疾怨我也甚矣其所
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他和其報復必匪輕且子既已戰其師致彼行賂求和則子又何必復苛求所賂紀獻玉磬歸致所還魯衛侵地歸我二國如

是而舒發於難則不惟可以雪前登臺一笑之恥又且得人國寶復我故土榮實多矣况齊晉皆
唯天所授人力未足恃也豈能必天之常乎晉人盡許之於是晉人許其和而與國佐盟於長婁

唯天所授人力未足恃也豈能必天之常乎晉人盡許之於是晉人許其和而與國佐盟於長婁

唯天所授人力未足恃也豈能必天之常乎晉人盡許之於是晉人許其和而與國佐盟於長婁

見齊之銳不可當故諫
晉許齊○齊人已是敗
兵如何又銳不可當則
因賈母更設語有以激
之也○說到唯天所授
晉之怒與賈母可平矣
知營對楚子
此係附傳

起首看他十七字成句
却極健勁是左氏句法
妙處○前首佐中軍五
字是通篇眼目雙字若
不為此未必肯歸知營
和營若不為此未必敢
這般對○楚指留楚十
餘年言○二國治戎四
語先歸楚自己一層執
事不以二句感激楚君
一層○臣實不才二句
緊對楚字一問作收德
我用然則二字轉下妙
對德我亦從二國說
起但但就戰時說此就
和時說○二國圖其社
稷至成其好歸美○國
立言有體○數語是所
以無可見德處其誰敢
德與又誰敢怨相應作
章法○轉出報我一問
更奇○於此可想見意

知營對楚子 成公三年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知營。于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營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營鼓使歸，即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累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奸，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德，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藥臣得歸，骨於晉，營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于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于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

每一答緊與問意相對却又與問意相連字字跳脫筆下板滯者當熟讀之

音義 穀臣 連尹襄老

尹襄老連邑 知營 知莊子之子 荀首 即知莊子也 治 平聲 勝 平聲 俘馘 音扶就生擒曰俘馘 俘因也 馘割左耳也 鼙鼓 鼓軍鼓也 鼙 音 以血塗之也 紓 音舒 緩也 累囚 音

序解 好與不穀 外臣 國君者帥率

卿之戰楚虜知營營人知莊子還救營不得乃射殺楚之連尹襄老載其尸并生獲公子穀臣歸晉營俘於楚十年矣至是晉景公與楚連和歸其怨我乎知營對曰昔晉楚二國治兵臣雖未將亦有臨戎之任若能勝其任豈至辱國而見俘辱臣不才故被執而為俘誠若楚之執事者申其軍法則臣為戮已久矣乃執事不以營臣營鼓而使之歸戮于晉此君之惠也臣實不才致有此失又誰敢怨焉王曰子既不怨我而反以為惠則是我有德於子

中全注前首臣不任受
怨數語更對得爽快無
比再追問一層似極非
復愈奇○以君之靈一
段以戮於國戮於宗而
意欲起盡忠本國盡
忠於晉則不負楚君放
歸之意所以為報重
為之禮而歸之非苟息
佐中軍之故不致此

呂相絕秦

後面無數難怨起首却
從相好叙入戮力同心
二句極言親厚無比正
是後文反貽天禍晉國
是從晉說起穆公不
忘舊德句可謂不沒人
善亦是後文反照不
能成大勳二句使罪秦
矣用集我文公威頌
秦之功處止此反照後
文文公躬擐一矢隨
即還清晉之報秦○此
段亦是從晉說起但前
虛就晉國說此實指大
公說檀公則不免於
罪文公恐懼西向誠稱
自己之功見如患無已
意無緣文公即世與
前無緣康公即世相應

矣子亦感德于我乎對曰臣雖生還實出君恩然臣思之非獨為臣也乃二國之君念兵山戰危各思欲安其社稷念民之勞苦而思舒緩其民力故各德
戒往日戰爭之怨以相赦者而釋其憾也故兩釋疊疊之臣成二國之好則社稷安而民力舒緩歸於上而臣無與焉臣既既不與又何敢以君為德哉王曰
子既不怨不德寧遂釋然而已乎子之歸晉也抑將何以報寡人對曰報仇者思其怨報恩者施其德今君之于臣既既不任受德矣臣之于君又不任受怨
矣是無德無怨而臣又安知所以報哉王曰子言無德無怨自有別然我心終不釋然必明以告不穀對曰臣今歸晉不竟意君也但有道存焉若做君
之威靈使蒙因之臣得以骸骨歸晉寡君以為不才而辱國賜戮于朝是蒙不穀于楚者而戮歸于晉臣身雖死感楚且不朽矣若我寡君見楚不戮臣是
君之惠也或因君之惠恕而不戮以賜君之外臣苟首首國臣父也以為臣既辱國又辱於臣之宗其請命于寡君得戮于晉臣之宗願是不戮于國者又
幸而戮于宗臣身雖死亦感楚且不朽若臣父不獲就戮之命而使臣得嗣其舊宗之職異日或從及于軍旅之事或率軍旅之偏師而修治晉之疆場封
界倘過楚國之執事臣雖不敢忘今日之周旋然君命在身豈敢違避哉當竭盡其力致命盡死于戰闕之事無有携貳之心以盡事君之禮則報寡君即
以報楚也若王驚嘆曰晉有臣如此是未
可與爭也乃厚其禮幣而遣之歸于晉

呂相絕秦 成公十三年

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
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於晉又不敢成大勳而為
韓之師亦悔於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
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
不詢於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
大造於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實我襄公送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
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
之師猶願赦罪於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自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穆
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師我螫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

左邱明

作章法○後元我君

一連下十我字奇絕

後元我君是不哀死

寡我寡公是不恤生

送我殺地是據地奸絕

我好了鋪前文公一段

伐我保城是侵伐珍

滅我費滑是滅鄰 散

離我兄弟即承上句說

撓亂我同盟指伐鄭

說 傾覆我國家泛推

一句此處數筆直就

一事細分出若許罪來

錯綜變化筆陣橫絕般

之師句是以有三字第

一見 猶願句從上轉

下又推宕出一層文字

便覺波折無限前韓之

師是晉之曲處反坐罪

在秦乃以不能成大熱

入其罪 擅盟一事秦

却不能無罪至楚死我

君一疑中便有許多東

扯西曳處此即楚謀我

更屬無中生有 穆襄

二句叙即位即位又另

是一樣筆法 康公我

之自出是一頓又占許

多地步此數筆罪又連

用四我字與前段相應

重訂古文釋義新編

卷二

呂相絕秦

是以有令狐之役康又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

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者

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部莖我農功虔劉我邊鄙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

微福於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

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自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讐而我之昏姻也

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於使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

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於我昭告

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

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寡人

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甯諸侯以退豈敢微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

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只為背盟起見因備溯先世之事竟把秦晉之世好寫成世讐好則歸之己惡則歸之人即有道人

詞極婉曲中都含極憤怨意及叙至背盟伐狄與楚作兩確証直使秦桓無可置喙說到絕秦處筆定諸侯

麻薩誓師之詞是奮三軍之勇固宜其克敗秦師也至行文之妙一波未平一波隨起前後相生機神

挫處有跌宕處有關鎖處有收束處有重複處有變換處長短錯綜縱橫排界無美不備應是左氏得意之作

音義 晉侯 厲 呂相 晉魏犢之後魏錡之子也 絕秦 成公十一年晉厲公與秦桓公盟於令狐桓公歸而背

姻 謂晉獻公以女伯姬嫁秦穆公也 如齊 如秦 晉晉伐驪戎或以女驪姬納於獻公生奚齊驪姬嬖曰諸羣公子而欲立己子故重

韓之師 晉惠公 立四年

重訂古文釋義新編

卷二

呂相絕秦

呂相絕秦

呂相絕秦

呂相絕秦

呂相絕秦

呂相絕秦

呂相絕秦

呂相絕秦

呂相絕秦

呂相絕秦

呂相絕秦

呂相絕秦

呂相絕秦

大饑貨粟於秦秦運糧百輿與晉攻年秦饑貨晉晉人不與及伐秦明年戰于韓原秦獲惠公以歸穆公夫人請而釋之惠公卒子懷公立無道次年秦穆公以師納文公而遣人殺懷公於高梁

朝平聲疆場邊境也帥音辛圍鄭鄭有怨於晉晉會秦伐之並無他諸侯也鄭盟秦聽屬之武言與鄭盟而歸還同旋茂音滅死君指文君襄公文公送初也

突殺保城保聚之城池也費滑滑國都於費秦襲鄭無功滅滑而遺費音秘兄弟指滑滑與皆姓姬同盟謂鄭也殺之師僖公二十三年晉莊秦於穀即楚謀我初秦

賊食不虫也令狐今平聲晉敗秦師於令狐悛音奎改也河曲湫川王官地名羈馬晉地名秋赤狄潞氏事河冀郃

晉三音芝音陲音垂伯車泰桓公子女音汝下同令狐之會晉厲公立與秦桓公會於令狐秦伯不肯涉河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卻犇盟秦於於河西白狄白狄居北狄之西偏與秦皆屬雍州我之

昏姻季隗麴如亦狄之女也白狄伐而獲之納諸大夫故云惡君之惡去聲下不殺惡其之惡亦同秦三公穆公康公共公也楚三王成王穆王莊王

序解晉侯怒秦桓公及覆盟使呂相至秦述厲公之意而絕之曰秦晉之相好不自今日始也自我先君獻公與秦之先君穆公相結和好猶恐久而變更既敵血而盟誓又結為婚姻是二國之相好久矣不意天禍晉國獻公寵驪姫害太子而立奚齊意欲殺羣公子是以文公奔魯惠公奔于韓地既執惠公而納呂鉉甥之言釋惠公既而惠公卒而子懷公死又賴穆公以兵納文公于晉是我惠文二公之立皆穆之德成之也文公之既國固于韓地既執惠公而納呂鉉甥之言釋惠公既而惠公卒而子懷公死又賴穆公以兵納文公于晉是我惠文二公之立皆穆之德成之也文公之既國固秦有以成之也我文公豈無德于秦乎亦曾魏拔甲冒不顧山川之險阻約成山東之諸侯及虞夏商周四代帝王之後裔而朝于秦則亦既報舊日之德矣復有鄭人侵秦之錡場我文公以諸侯之師會秦圖鄭鄭使人說穆公秦之大夫不問于晉而私與鄭盟于是諸侯皆惡秦之無禮而欲討秦文公恐失舊好因撫綏諸侯而晏靜之使秦師無害而歸是我晉之有大恩德而成造於秦也文公之有大造於秦秦當有以報晉矣不意晉國無祿而文公即世穆公當念舊好宜相弔慰而秦不然足輕蔑我既死之文公與新立之寡君襄公而輕忽之也又無故而潛師襲鄭不克而還復我穀谷之地而斷絕二國和好而犯我保聚之城池滅我同姓之滑國滑與晉兄弟也而離散之晉與鄭已同盟而秦撓亂之是欲傾覆我國家而後快于心也秦已忘晉舊好而我襄公雖猶念秦之舊盟又恐杜榘之傾危是以不得已而有殺之師焉襄公既敗秦師猶願穆公釋其罪而釋憾焉穆公弗聽而求成于楚成王欲與楚共謀于晉也幸天鑒而誘亂其衷成王隕絕所以穆公未遂其謀而不得快心于晉也及大秦穆晉襄二君同年即世而康公及先君靈公嗣立康公實我嚴公外孫晉之所自出也宜悔先君之失念甥舅之誼以修前好不意又欲絕我宗室傾我社稷我晉之公子雍與食未之蟲賊何異秦反帥之來援我邊疆故晉朕秦師于河東令狐之地令狐之戰康公既失之于前猶不愜其過復以師侵我河曲王官涑川羈馬之地所以我師與秦戰于河曲秦兵賊而夜遁通由是秦之東路不通是康公絕我盟好非晉之過也及君之嗣也我先君景公引領西望于秦曰秦君庶幾哀矜于晉而撫恤之乎不意君不思然副晉之望反乘我晉有狄人之兵難出不意入我河縣焚掠箕郃二邑損害晉之末祿殺戮邊境人民晉是以于輔氏之地以拒秦也輔氏之戰非晉之絕秦實秦之絕晉也而君亦悔二國搆兵之久而願求福于秦晉之先君穆公獻公以結二國之好因使公之子伯車來告我景公曰秦與晉先世固相好者也今

段是先作一場君又
不祥又從上轉下肯
棄置重直指其白秋三
句偏說做的極好看極
人情賜命三句專人以
入其罪畏君二句自卑
以入其罪二句正言
其背盟欺應且憎一句
令秦人自愧○此是背
盟一証 楚人向緊接
上白秋下大勢一氣惡
字又與贈字相映亦來
告三字便見來告者之
多意 余雖與二句乃
是述秦人言不殺二字
是楚人言 諸侯備聞
一段說得有聲勢有氣
端通體一派虛詞裝飾
得人情入理故是詞令
妙品

穆叔重拜鹿鳴
襄公名午成公子母定
似在位三十一年首一
句直叙如晉次句揭出
如晉之故 晉侯享之
以至三拜是正叙不拜
三拜為下問答地○舊
例每歌三章當一拜穆
叔故意把三拜放在末
後三詩一處以起其間

願仍結端好共棄前惡復修舊德以追獻穆之功我景公不幸即世而寡君新立不負前約與君同盟于令狐寡君至令狐君不肯涉河而使史願盟我寡
君子河東晉亦使卻盟盟秦于河西既盟之後篇以為秦晉永復舊好矣不意君反覆無常背誓盟誓而懷不祥不善之心如白狄與君同處雍州世相仇
敵在晉則實與白狄為婚姻君使來約晉伐狄寡君聞君之命不敢順其婚姻畏秦之威而受命于秦將伐白狄詎意君反告白狄言晉欲伐其國白狄亦
知秦之二心口雖應秦實求告我不惟白狄即楚亦惡秦之反覆使來告我曰秦與晉盟于令狐而即背之又來求盟于我楚其盟詞曰明告天帝及二國
之先君秦之穆公康公其公楚之成王穆王莊王曰秦雖與晉往來余實視其便利而取之不誠心於晉好也其辭如此而寡人惡秦之二三其德甚惡
之因此此言告之于晉而宣示于諸侯以懲誠用心不一之人列國諸侯聞楚王宣示之言皆如心痛首疾惡秦之甚同欲伐秦是以來親睦於我晉我今
統領諸侯聽命于秦惟欲與秦結好若秦惡然顧我諸侯又務念哀憐寡人而賜之以盟誓之好是寡人之願也我必承秦之意當使諸侯皆靜以退豈
敢用兵以求亂哉秦若不然是不肯施惠愛以結諸侯之好則寡人不佞不能巧飾言詞當與諸侯之兵及秦戰而不能退矣敢以所懷盡布于秦君之執
事者或和或戰唯君之執
事謀其所利而圖度之

穆叔重拜鹿鳴

襄公四年

左邱明

此叙晉子晉使有拜不拜之異為下文之開伏案○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
三拜韓獻子使行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
大而不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
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賓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
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諮諮親為詢諮禮為度諮事為教諮難為謀臣獲五善敢
不重拜

大家最忌重複此傳偏以拜不拜為章法且以取致更覺矯健峭異真是奇絕若其以禮作一
篇骨子則與宣武子篇相類但彼禮字數在各語中此禮字竟從問語中點出亦愈加變化矣

音義

穆叔 魯大夫叔孫 知武子 知晉智即 金奏 金鐘也金奏謂 肆夏之三 周禮有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繁其 王 樂人 曰昭夏一名遏其四曰納夏一名渠 行入子員 行人通使之官子 員其名也員音云 藉 音借 舍 音捨 重 平聲 三 下同

文王之三

三篇 鹿鳴之三 小雅首 韓獻子 晉上卿 行入子員 行人通使之官子 員其名也員音云 藉 音借 舍 音捨 重 平聲 三 下同

穆叔重拜鹿鳴 子產勸范宣子輕幣 上海天寶書局印

吾子舍大拜細句用樂不論當否論大細可天天子元侯字樣是着眼處兩君亦是着

眼處弗敢與聞臣不敢及錯錯變化入妙一鹿鳴一段還清他三拜○一樣三載不司法練極

此係附傳
開首下為政二字已便見幣之輕重操縱在手為下告字伏紫子為晉國四字即應為政司不聞句先令德德觀出重幣非無暗二句從令德進出令名與上兩聞字相關合大有情致家國並舉正見賄之為患處壞字沒沒字字法生新令名四句言

令名由於令德德名事說有德則樂二句出言德引詩德名兩平說德意以明德二句又從德說到名又一串說

吾子舍大拜細句用樂不論當否論大細可天天子元侯字樣是着眼處兩君亦是着眼處弗敢與聞臣不敢及錯錯變化入妙一鹿鳴一段還清他三拜○一樣三載不司法練極

此係附傳
開首下為政二字已便見幣之輕重操縱在手為下告字伏紫子為晉國四字即應為政司不聞句先令德德觀出重幣非無暗二句從令德進出令名與上兩聞字相關合大有情致家國並舉正見賄之為患處壞字沒沒字字法生新令名四句言

令名由於令德德名事說有德則樂二句出言德引詩德名兩平說德意以明德二句又從德說到名又一串說

吾子舍大拜細句用樂不論當否論大細可天天子元侯字樣是着眼處兩君亦是着眼處弗敢與聞臣不敢及錯錯變化入妙一鹿鳴一段還清他三拜○一樣三載不司法練極

此係附傳
開首下為政二字已便見幣之輕重操縱在手為下告字伏紫子為晉國四字即應為政司不聞句先令德德觀出重幣非無暗二句從令德進出令名與上兩聞字相關合大有情致家國並舉正見賄之為患處壞字沒沒字字法生新令名四句言

夏即肆元侯上公方伯也使去聲下同與去聲拜嘉代君拜謝嘉美之意也四牡即鹿鳴之二勞去聲皇華即鹿鳴之三諮周忠信為周度入聲誦將侯切音

序解 襄公元年晉使知武子來聘至是魯使穆叔報其聘晉侯設宴以享之命樂人擊鐘而奏肆夏之三章穆叔不為拜謝又命樂工歌文王之三章穆叔久不拜歌鹿鳴之三章穆叔乃三拜時韓獻子在側有疑於心因使行人問之曰子奉君命辱臨敝邑我君遵先君之禮薦進以樂以辱愛文王今晉國君我乃臣也相去甚遠何敢與及惟鹿鳴一章有我有嘉賓等語是君所以嘉美賓者也奉君之命代君拜謝四牡一章乃慰勞使臣之辭已為使臣所以再拜至皇華之詩君所以遣使臣也君之歌此實有以教使臣曰必訪問于忠信之人臣聞之善為謀此詩中諮字之義也又咨問親戚之善為詢咨問禮儀之善為度咨問政事之善為誦咨問患難之善為謀此詩中詢度誦謀之義也君歌皇華不再拜

子產勸范宣子輕幣 襄公二十四年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

令名德之興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怨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甯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沒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

以令德令名對重幣講義極嚴正而行文又有層層有節奏借語亦有有神有韻藉揀月峰目以道宕金聖歎賞其通婉兩人所見略同

音義 范宣子 晉大夫 子產 鄭大夫 寓 寄也 子西 亦鄭 僑 音喬子 長 上聲 賄 布帛 夫 平聲 貳 心離 沒 沈溺 與 大車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com